

艺术状态

艺术家创作·生活·情感系列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01 / 第5辑
主编 王非

我已经好心人介绍，来到了繁华
的北京城，往日太多的辛酸与无法
言语的经历，使我下决心要学知
识，不再以嫁人为人生的主题。

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报道

新感觉
新发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主 编 / 王 非
艺术总监 / 田东辉
责任编辑 / 赵朵朵
美术编辑 / 韦博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状态 / 王非编. - 北京:

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1.8

(艺术家创作丛书)

ISBN 7-102-02400-2

I. 艺… II. 王… III. 绘画 - 艺术评论

- 中国 - 现代 IV. J20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5504 号

出版 / 人民美术出版社

制版 / 北京大福门文化交流有限公司

印刷 /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规格 /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

版次 /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/ 1-5000 册

编辑部通讯地址 / 北京市地安门邮局 31 号信箱

邮 编 / 100009

电 话 / (013601)213723

人生不可全求，亦不可全无求

——林散之不谈名利

陈传席

世传大书家林散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其弟子云：“林老厌绝名利，惟以书画自娱”。又云：“凡谈名利者，林老必鄙之。”先生亦白云：“笑把浮名让世人。”然余观《林散之书法选集》，见其《临熹平残石》书后，自作一诗云：

伏案惊心六十秋，未能名世竟残休。
情犹不死手中笔，三指悬钩当苦求。
临熹平残石竟，书此自感，散耳。

诗言志，诗中可见真情。是诗写于1972年5月24日，其时先生已七十有五岁也，仍以“未能名世”而痛心疾首，则先生求名之心跃然纸上矣。虽“未能名世”，然“情犹不死”，即仍为“名世”而力争。先生于73岁时，因洗澡而被开水锅烫伤，经医生抢救，尚存三指头可以执笔，余皆残，故自称“残叟”；因“情犹不死”，乃以“三指”执笔，艰难，“苦求”。“苦求”者何？“名世”也。何谓其无名利之心？

噫！求名而淡名者，余未尝见也。散之先生一生淡泊于官，淡泊于势，惟于书名、诗名孜孜以求，斯所以能成一代草圣也。若于书名亦淡泊，则无今之林散之耳。

先生“笑把浮名让世人”，“实名”则留于己也。刘禹锡云：“名由实生，故久而益大。”散之先生名由实生，愈久愈大，是可知也。

嗟夫！后生当知之：有所不为方可有所为，淡于彼方能得于此，求于彼必淡于此，人生不可全求，亦不可全不求。

夫商人求利，官员求势，艺者求名，学者求知。有客问余曰：“先生所求者何？”余曰：“知不足。”



“绝唱”——吴祖光与新凤霞

摄影 / 许宏泉

没有“状态”

王怀庆 / 2001年7月2日



十岁时与大病初愈的妈妈在北京西四破旧院落中

在圈里呆的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对圈里人与事的“状态”淡漠。当你知道了一些比文字文章还实在的道理，当你明白了不少比照片与画面还真实的真实时，你会觉得，发表出来的大幅大幅作品、大块大块文章以及作者各式各样的生活与工作照片，只不过是——一张过于修饰而干瘪的“皮”。多少“精彩”与“美丽”，多少“坎坷”与“辛酸”都留在了文章与照片的外面！

《艺术状态》的王非先生，向我约稿，要图文并茂的资料，他的盛情难却，我却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有几本在国外不同场合、不同年代与不同大师的不同作品的合影，拿去发表？我不太想。能说明什么？我曾到此一游？我同大师很近？我爱他们？我有这个经历？我懂艺术？……似乎什么都说明不了。照片常常是离真实最远的东西。

我也没有什么工作照。画了这么多年画，就是忘了在画画时多留几张影，留上一种“状态”，那怕不为别人欣赏，只供自己回味。偶而拍的一两张，也早已发表过，再发，没有劲了。至于文字，就更不想写些什么，写给自己，干什么？自己还不明白自己吗？写给别人，人家比你还明白。

左思右想，犯难。

最后，只选了这两张照片：

一张是我10岁时(20世纪50年代)与大病初愈的妈妈在北京西四破旧院落中的合影。另一张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呆呆地站在自己画前一傻笑，大概因为那天正值阴历十月十一，我56岁生日。



2000年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——我56岁生日



这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方美人画儿，虽然经历岁月的云烟而变得发黄，但画中的笑容依旧，丰韵犹存，白皙丰腴的脸蛋儿，至今仍能令人艳想不已。

编者按：老成都的街上茶馆林立，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坐在茶馆，喝茶、聊天，天南地北、古往今来……当地人管这叫“摆龙门阵”，北京人说这叫“侃大山”。“摆”也好，“侃”也好，都是人们利用语言工具作为宣泄或是交流的途径。这里也设了个“龙门阵”，希望大家常常“摆摆”，就有趣而耐人深思的话题聊一聊。失了嘴也无妨，反正是茶余饭后。

泰斗

汪为新 / 2001年7月20日于无殒居

老少朋友几位在院内一坐，其中一老朋友感慨地说刚从报上看一消息讲当代某画家“名”大、“帽”大，但这“名”、“帽”却怎么也道不上来。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猜：

“大艺术家？”

“大师？”

“巨匠？”

此老进了卫生间，没多会儿便又出来了，边走边说：“你瞧我这记性，正经地想不出来，可在马桶上一坐，便又想起了，是‘泰斗’。”

可笑么？可笑，何以笑得，因为生动。

传媒时代把人们教唆坏了，距离太近，利害相逼，就像刚兴名片那阵，有人在自己名后印上“画家”还偷偷脸红。没半年便很多人自封“著名画家”、“艺术家”，看这还打不住，小卡片便承受了所有头衔这些名利场上的劳什物，甚至某画家名片上连“市戒烟协会会员”也成了衔。到现在，名片是三天一换，头衔等不到数月也得换。第一回印了“画家”，其次便“会长”、再换就是“教授”了。

别看这位“教授”，倘若你要与他辩论什么，他非要说他画油画比齐白石强一百倍。论国画，他无论如何不把贾科梅蒂、毕加索之流放在眼里，云云。

因为有了这气冲牛斗的经验，一般的问题就难不倒他了。比如笔会，他可以让先到的“教授”们动手。他迟到一小时半小时不要紧，他速度快，且上手就是奔驹，那真叫“栩栩如生”，不一会儿便是八匹。现场的朋友计了时间，从倒墨汁（这种场合从不研墨）到备纸到完成一刻钟还差十几秒。这位“教授”屈指一算，驴蹄四八三十二，一个也不少，便挥挥头上的汗进了休息室。

“夫境界曲折，匠心可能。”齐白石画了一辈子画，也很自负，但他只狂到“大匠之门”，便“我自作我家画”。而我们这位当代“泰斗”真是仙人，媒体友人委以如此重负既觉不出压力，真是鬼神通之。倘若这“泰斗”在家看报时看得心“突突”跳，我们能说他是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终获此殊荣？还是夸赞他脸红到耳朵根，发誓下辈子再努力奋斗？

我们看看苏东坡，他是文坛泰斗（那时候没有这“名”、“帽”），也是美学泰斗，因为他诗词、书法、绘画给中国乃至世界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，连毕加索都说他烧个菜都有美学观念。我们又看看近代的吴昌硕，他的诗书画印至今仍趋之者众，但若要在那时候称他“吴泰斗”，照他的脾性就当今时代会找你打官司，打到你冷静为止，看你还敢乱戴高帽。

当然，这样的方式前辈人有许多。“青藤门下一走狗”、“粪翁”、“鲁班门下”其实也非自谦，但这种自负是作为时下寂寞高手只羨古人薄今人的自信，与当下无数的“泰斗”相比，那自不可同日而语。



▲ 椅子上的花盆

罗大为油画作品

▼ 海滩



目 录

■老许看名家	1.想起吴祖光老人	许宏泉/文
■艺苑风景	3.周末潘家园	任我行/文
■孤独的拉丁美术	13.墨西哥女画家芙丽达·卡罗	李铁军/文
■情感小竹林	18.爱像一片羽毛轻轻地覆在心头	冬 青/文
■关爱生命	21.带不走的爱	李 巍/文
	22.六只眼睛	留 云/文
	23.放飞的女孩	孙 君/文

走

本辑人物

28 ■邵 戈	邵 戈/文
成住坏空	邵 戈/文
自白	
42 ■王颖生	王颖生/文
自述	王颖生/文
我画我说	张 鹏/文
与王颖生的对话	
52 ■朱 明	朱 明/文
剥自个儿的皮	朱 明/文
我谈《艺术状态》	
66 ■杜莘荭	孙海青/文
执著的芋红	
69 ■梅劲旅	王蒙东/文
时代人质	
74 ■郝 丽	郝 丽/文
一路走来	
82 ■曹 悦	曹 悦/文
做陶随感	
84 ■陈岫岚	
87 ■夏永平	永 平/文
随笔	任世民/文
夏永平的画	
92 ■王宗雪	
94 ■赵凤民	赵凤民/文
随想	
98 ■胡雪冰	
101 ■王 璧	
104 ■吴 洋	吴 洋/文
自述	
109 ■冉劲松	冉劲松/文
审视生活	
117 ■周石峰	周石峰/文
碗边臆语	
122 ■陶 宏	陶 宏/文
母亲的心事	
130 ■杨贵忠	杨 儿/文
蜻蜓	杨 儿/文
纸飞机	杨 儿/文
干葵花	杨 儿/文
幸福的昏睡者	
134 ■罗大为	罗尔纯/文
实话实说	田东辉/文
大为的家园	
139 ■康建寨	康建寨/文
情感的宣泄	和 州/文
孤独而执著画画的小康	康建寨/文
家的感觉	
144 ■任晓军	王祥夫/文
晓军世界	任晓军/文
随笔	陈传席/文
封二 ■梅晚斋臆语	王怀庆/文
没有“状态”	汪为新/文
封三 ■艺坛龙门阵	

近

艺

术

状

态



想起吴祖光老人

许宏泉/2001年4月4日于香港荃湾

窗外的雨声很悦耳。这是南方的雨，稀稀落落地坠在热带植物的绿叶上。

下午，我去了趟中华书局，在一本书上见到一段关于吴祖光先生在批评“太阳和人”会议上“挺身而出，语惊四座”的话。那是周扬召集的一次“老作家座谈会”（1981.4.28），新风霞竭力地阻止他前去，理由很简单：吴1957年被打成右派，也是周扬找他去上的钩，她害怕历史重演。不过，新风霞没有拦住他，便再三叮嘱“绝对不能发言”。可一到会上，夫人的话早入梦乡，他直言：《解放军报》的文章“逻辑上的不通，内容的苍白，态度上的粗暴，都是文化大革命中‘大批判’文章的再现……”在当时的情景中，敢于公然将真话道出的，只有吴祖光先生。

一个历经磨难的老人，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现代

文人。经过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已身心憔悴，深为劫后余生而感慨，或因此而变得自卑、失望、怯弱、木讷。但吴祖光永远是吴祖光。张中行先生曾对我说，吴祖光是斗不怕、摧不垮的真文人。

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，人格的力量正是历代文人的魅力。吴祖光老人的人格魅力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。他的可爱在于他的痴情，对人生、对信念、对情感……他和新凤霞老人风风雨雨几十年，奏出人生之“绝唱”（两位老人曾合出一本散文集，名《绝唱》）。三年前，因很久没有见到吴先生了，我便约同柯文辉先生前去看望。一见老人，却为眼前的情景愕然。当时新先生已经去世很久，可老人的脸上依然沉浸在难以摆脱的悲痛之中。他神情恍惚，木然地望着客厅里的红色地毯，说：“这是专门给凤霞铺的，怕地太滑，可她走了……”老人那深邃的目光中透出一种深情、一种难以压抑的孤独。他说：“下午我要去开会，一个关于20世纪的座谈会。要是凤霞在啊，肯定要告诉我不要发言。”我说：“您老还是不要太激动了。”“不，我当然要说话！去了干吗？20世纪是一个死人、杀死人最多的年代，人祸大于天灾……”性格决定命运，老人一脸正气、一腔热血，你能说什么呢？

吴先生的诗集《枕下诗》中有一首《感怀》诗，他意味深长地写道“生正逢时以至此”，老人以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幽默与豁达唱出别样的“正气歌”。“生正逢时”，吴祖光赶上了“二流堂”，赶上了“小家族集团”，赶上了“反右”，赶上了十年浩劫，赶上了没完没了的“国贸官司”。历经风风雨雨，感受了命运之悲怆、生命之辉煌。

吴先生曾经送我一本书，文字中不止充满正义之气，也洋溢着一种达观、蕴藉几分苦涩。丰子恺慈爱与和平的神话很美，朱自清“荷塘月色”的诗境也很美，但我更喜欢像吴先生这样淡淡的苦涩和丝丝的忧患。

那天，我们说了很多的话。临别，老人执意要送出门外，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，便转身蹒跚走向书房。望着老人孤单的背影，我的心头涌起一种莫名的凄凉。

.....

窗外依然雨声淅沥，衬着它的是大街小巷沉闷而嘈杂的尘嚣。独在客舍，写下以上的文字，聊系感念……

潘家园



艺苑风景

文、图 / 任我行

20世纪末，京城出了个潘家园古玩市场，云集着数百家古董铺、旧货摊。每逢周末，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来来往往的未必都是“玩家”，行里的、行外的、做买卖的、看热闹的，天南地北，形形色色，活脱的赶大集。

今几个，阳光灿烂，大清早被朋友拉到潘家园。我在想，大凡有品位的真玩家可能是不屑这种地方的。时代不同了，什么事都变味了。当年，逛琉璃厂的主儿们都是东方的贵族——皇亲国戚、遗老遗少、八旗子弟、阿哥哥小格格，总而言之，口袋里是有银子的。今天，“阳春白雪”早已与“下里巴人”打成一片，“古董”在这里成了集市上的青菜萝卜，铺个满地。潘家园本来就是个大菜市，只这双休日腾出空来让这些“虫儿”、“发烧友”、“恋旧癖”们来这儿捣腾。

批发

看这些琳琅满目的摊铺，你一定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繁华的“古董”批发中心。



这些过了时的小灯笼也成了今天的时尚



内行的老外

朋友在南方的一个风景区开了个古玩店，每个月都要来这批发点儿“唐宋元明清”回去处理处理，卖给那些海外的游客们。

据说来这批发的大小老板很多，也是潘家园货物的主要销售渠道。像朋友这样开店的，还有一些“空手道”高手，买回老家“埋地雷”（将精心挑选的货色处理后摆放在各个据点——大都是有文化背景的深山老庄户，等着鱼儿上钩）。前些年，一位朋友便是在泾县山沟里的一户人家买了件青花梅瓶，我说，地道的“西贝”货。他说不可能。这山，这村、这人家、这老太婆……现在一想，可能就是踩着了“地雷”。顺便说一下老提到的“处理”，朋友说，是一种做旧的手段，各有各的秘招，陶瓷玉器的“包浆”（光泽），字画的成色，学问着呢。他说，潘家园的货色贱就贱在做旧做得太粗糙，大都是要再加工的。

怀旧

怀旧成了时尚，也给潘家园带来了契机。

我在地摊上挑了件印米粑的木模儿，雕着桃形，中间一个“囍”字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村里人家小孩子满月时，都要给来贺喜的人发放几块米粑儿，“囍”字上还点上几笔翠绿和桃红色。

怀旧，成了当下都市人们的时尚。说怀旧是



文化。文化一时尚便商业了，再雅的事一商业便不再是原来的旧样了。似乎“文化”一夜成了当代人的口头禅，怀旧的气息更是弥漫在生活的每个空间。我想，是不是“文化”也和绿色、纯水、野生动物一样愈来愈显得珍贵起来？朋友却说我这是对时尚的误读。低头看看这满地的旧物儿，焉能不勾起人们对往昔（甚至遥远的时代）的怀想。美孚油灯、渔篓、蓑衣、斗笠……俗得地道，土得掉渣，却让我们亲切着。它可能包涵着一户人家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柴米油盐，风风雨雨，小滋小味，也算是一种文化吧！

你看，来这逛悠的外国友人也不少，在人流中左顾右盼，寻着这摊上的异国奇物，左摩右摸，



“让我们的小老外也来感受感受”



什么样的“国宝”这里都有

上下打量，样子还挺内行，还不停地讨价还价。一位西班牙使馆的朋友煞是在行地对我说：潘家园的古董要“拦腰一砍打八折”。他说：不要说这真啊假的，说了，就“老外”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，哪能要求上千年才算古董。美国50年的家伙就要进博物馆了，何况这里还真有旧货的。他太太说，要装修房子，所以寻了这一大包的老木雕、刺绣片、风灯儿、石佛头。说现在北京流行怀旧，她要将屋子弄出点东方味的古典，显得“文化”。她说知道这些不是古董，却有旧气。你看京城里酒吧、茶馆都时尚旧气，石臼、石磨都被人从小山村的旮旯里抬到了京城。她还说，潘家园真好，常来逛，长见识。她从前不知道什么叫青花瓷，什么叫彩陶，什么叫唐三彩。这里像个大课堂，让她们这些“老外”有了入门的机缘。中国的文物都宝藏着，故宫里尽是宝物，平时也见不着，听说陈列的很多画儿什么的都是复制品，复制品算假吗？再说了，那文物又拿不回家。这里多好，一百多块钱就能买一尊石刻唐佛回家，放在那儿，多文化。她说要买月份牌，我也凑热闹为KK买了一张。这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方美人画儿虽然经历岁月的云烟而变得发黄，但画中人的笑容依旧，丰韵犹存，白皙丰腴的脸蛋儿至今仍能令人艳想不已。